

《法句經》偈頌比較研究 與句型分析

——寫在《《法句經》（Dhammapada）白話文版（含巴利文法分析）》出版之後

蘇錦坤 佛學研究者

【摘要】在參法師將巴利《法句經》漢譯之後，漢譯本多達十餘種。此次筆者重譯巴利《法句經》，似乎是「疊床架屋」。筆者坦承，確實有些偈頌並未確知其意義與句型結構；以個人的學習程度，應該也是不足以勝任此一艱鉅的工作。然而一直期待有人出版精確的《法句經》偈頌句型分析，所以筆者在此拋磚引玉，著述《《法句經》（Dhammapada）白話文版（含巴利文法分析）》一書。此書與先前各本漢譯主要有二個差別，一為巴利偈頌的句型分析；二為對幾首偈頌進行比較研究；並在各品之後作一個簡短的「結語」。

今日的佛學論述已有相當多的論文與專書，以「跨語言文本的比較研究」發表作者的觀點與主張，涵蓋了「佛典傳播史與佛典部派溯源」、「佛典詮釋與教義剖析」、「佛典校勘與佛典譜系」；但是漢譯《法句經》尚未有較具系統而深入的漢、巴偈頌比較研究，故本文舉例申論此一觀點。此外，近代巴利《法句經》的漢譯本，大都翻譯成「五言四句（或六句）」或「七言四句（或六句）」的「整齊句式」；有的譯本只有譯文而無注釋，有的雖有注釋但數量不多。這當中，僅有廖文燦的譯本附有巴利語單字的詞性分析，但並無明確的句型解析。因此，本文介紹此中各本差異，並結合偈頌比較研究進行古譯偈頌的校勘。最後，希望此書出版，能作為學界先進與諸山長老進一步訂正或探討的平臺。

關鍵詞：巴利《法句經》翻譯；偈頌句型分析；古譯偈頌的校勘；漢、巴偈頌比較研究



一、前言

《法句經》是迄今為止，被翻譯成最多種語言的佛經，也是今日保存最多種古代語言版本的佛教文獻。古代版本的《法句經》，主要有巴利、梵文、犍陀羅語（Gāndhārī）、波特那（Patna）、漢語與藏語。這些古代版本雖然大多題名為「法句」（梵文題作 *Udānavarga*，翻譯作《優陀那品》），（註1）但彼此之間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例如巴利本有 26 品，波特那本有 22 品，梵文本有 33 品；各品的次序也各不相同，例如梵文本起自〈無常品〉，而以〈婆羅門品〉為最後一品；（註2）巴利本以第一品為〈雙品〉，最後一品為〈婆羅門品〉；波特那本起自〈雙品〉而終於〈蛇品〉；又以犍陀羅語本特別與眾不同，第一品是別種語言版本列為最後一品的〈婆羅門品〉，不過由於寫卷殘缺，布臘夫（John Brough, 1917-1984）雖估算原抄本有 26 品，卻無法推論最後一品的品名。此外，各本《法句經》即使有品名相同的篇章，但所含偈頌數量也常有差異，甚至有內容與次序一樣的連續十二句詩句，在某一版本抄寫作兩首偈頌，而另一版本則作三首偈頌。

今日在坊間、佛典流通處與網路上，學佛者已經可以輕易接觸到十種左右的「漢譯巴利《法句經》」，雖然筆者出版《法句經》（Dhammapada）白話文版（含

巴利文法分析）》貌似重複，事實上，此書與先前各本漢譯主要有二個差別：一為巴利偈頌的句型分析；二為對幾首偈頌進行比較研究。以下分別就「漢、巴《法句經》偈頌比較研究」及「巴利《法句經》句型分析」兩項敘述筆者的構想。

二、漢、巴《法句經》偈頌比較研究

由於印度語系的佛教文獻經過四百年到一千年不等的口誦傳承，《法句經》偈頌的字句容或發生一些變異；又經過文字記錄的輾轉傳抄，無可避免地產生一些「訛變」；這樣的「訛變」文獻，在翻譯過程又經歷了諸如「翻譯時誤解經文」、「輾轉抄寫的訛誤」與「多種版本編為『合集』」等等問題，而各語言版本《法句經》的偈頌詮釋就必須倚賴其他版本的協助。（註3）

同時，由於支謙《法句經》翻譯於西元 224 年，可以保存許多尚未發生訛變之前的原貌，也能澄清其他版本的疑義，不能因與其他版本不同，就認為漢譯出錯。布臘夫在其經典名著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犍陀羅語法句經）一書中，在比對犍陀羅語《法句經》第 15 頌、巴利《法句經》第 390 頌與梵文《優陀那品》33.87 頌的過程中，評論巴利偈頌與巴利《法句經註》可能的字句訛誤時，提到：傳承的經典無可避免地會發生訛誤。而在此原則下可以確定的是，訛誤必定已經在結集巴利經典與編訂注釋書兩段時



期之間潛入經文之中。……不過，由於另外兩個版本的（偈頌）存在，讓我們得以看到（今本）巴利（偈頌）的背後，並且得以在具較高可能度之下重建「前-巴利（pre-Pali）」偈頌。此一偈頌的梵文版本特別珍貴，雖然不幸地並不存在，它能顯示（此首偈頌）造成訛誤的艱澀（字句）。（註4）

上文提到的「梵文版本特別珍貴」，其實也完全適用在漢譯佛典，而改稱「漢譯佛典特別珍貴」。

辛島靜志（1957-2019）在〈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一文中，也提到初期漢譯佛典的重要：

眾所周知，相當多的以（佛教）梵語書寫的現存主流佛教經、律以及早期大乘佛教著作，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而後逐漸“翻譯”成（佛教）梵語的。換句話說，這樣的（佛教）梵語典籍是若干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梵語化的結果，伴隨著錯誤的逆構詞、添加成分和竄改插入。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或追溯其傳播時，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現存梵語殘卷，這種研究的解釋性的價值是相當有限的。另一方面，漢語翻譯，特別是那些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時代遠早於許多現存梵語殘卷的翻譯，卻可能提供有關佛教經典起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因此，為了在這些主題上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們需要把基礎放在漢、梵和（或）

藏文文本的批判性的、中肯的比較上。（註5）

近年來，跨語言文本的文獻比較研究逐漸得到當代佛學研究的重視，特別在「阿含、尼柯耶」的範圍，有相當數量的論文與專書的主題觸及文獻比較研究。平心而論，基於「對應偈頌比較研究」的《法句經》研究，則較少出現。在歐美學者方面，相關的論文大都以「非漢語版本」的《法句經》文獻為主，而輔以其他語言版本進行偈頌校勘和詮釋；即使如布臘夫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引漢譯偈頌來討論偈頌用字的字義，次數也不多，應該少於十例。以「漢譯《法句經》版本」為主的「《法句經》對應偈頌比較研究」，數量相當稀少。（註6）

「《法句經》對應偈頌比較研究」，須編列最基本的「工具書」，也就是「《法句經》對應偈頌表」。目前雖陸續有人編列漢、巴《法句經》的「對應偈頌表」，或者在論述當中提到相關的《法句經》對應偈頌，但是均只列表而未深入論其異同，或是未結集成書、未在專業期刊發表。以筆者個人觀點來看，擁有 T210《法句經》、T211《法句譬喻經》、T212《出曜經》與 T213《法集要頌經》，卻不引用其他語言版本來進行校勘、偈頌詮釋與比較研究，頗為可惜。

筆者以為，跨語言文本的《法句經》研究，有助於下列議題的探索和解答：



1. T210《法句經》翻譯所依據的文本。
2. 各本「漢譯《法句經》」源頭文本所隸屬的「部派」。(註7)
3. 各語言版本《法句經》彼此的版本譜系關係。
4. 各語言版本《法句經》偈頌的交互詮釋與校勘。
5. 漢地初期見到的經典風貌。
6. 「漢譯《法句經》」源頭文本的語言和文字。
7. 「漢譯《法句經》」譯文所保留的古義。
8. 敦煌、吐魯番《法句經》寫卷的研究。
9. 《法句經》在「經藏」的文獻地位。

三、巴利《法句經》句型分析

印順導師在〈法句序〉一文提到：「銅鑠部所傳的巴利語本，法舫法師在錫蘭時，曾有一譯稿。可惜不曾精勘整理，他就去世了！最近由於參法師譯為華文，參考舫師的舊稿，只引用了數頌，其他都從新譯出。這在我國『法句偈』的譯史中，是第六譯。」(註8)此後陸續有巴利《法句經》的漢譯出現，至少有十多種譯本。(註9)

一般而言，這些漢譯大都翻譯成「五言四句(或六句)」或「七言四句(或六句)」的「整齊句式」。有的譯本只有譯文而無注釋；有的雖有注釋，但數量不多。當中僅有廖文燦的譯本附有巴利單字的詞

性分析，但是並無明確的句型解析。(註10)

在此以巴利《法句經》146頌(位於第十一品〈老品〉的第一首偈頌)為例，列舉了參法師、淨海法師、黃寶生、廖文燦四種較具代表性的漢譯，與筆者的偈頌譯釋作對照分析。

巴利偈頌：

Ko nu hāso kimānando, niccaṃ pajjalite sati;
Andhakārena onaddhā, paḍīpaṃ na gavesatha.

了參法師譯為：

常在燃燒中，何喜何可笑？
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

淨海法師譯為：

(世間)常常燃燒，有何可喜可樂？
你們為黑暗所覆蔽，為什麼不求燈明？

黃寶生譯為：

一切常處燃燒中，哪能嬉笑和歡樂？
處在黑暗籠罩中，你們為何不找燈？

廖文燦譯為：

在正在存在者常已被燃燒起來時，為什麼笑？為何朝向歡喜？

已被黑暗繫縛的你們，將不探求燈？(註11)

筆者在新書的翻譯和解說為：

生命總是在熾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會有歡笑？為什麼會有喜樂？

當被黑暗遮蔽(時)，你為何不尋求燈？

此首偈頌包含三個疑問句：

1. 「Ko nu hāso」。疑問代名詞是「Ko nu



為什麼」(第三人稱單數)，動詞為「hoti 是」(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動詞，省略)，主詞補語為「hāso 笑、歡笑」。這一句為「為什麼會有歡笑？」

2. 「kimānando, niccam pajjalite sati」、「kim ānando niccam pajjalite sati」。疑問代名詞是「kim 為什麼」(第三人稱單數)，動詞為「hoti 是」(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動詞，省略)，主詞補語為「ānando 喜樂」；「niccam 總是、永遠」(副詞)，「pajjalite 在熱烈燃燒的」(pajjalita 的位格)，「sati 存在、生命」。這一句為「生命總是在熾燃，(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會有喜樂？」(水野弘元《巴利字典》：sati: [sant の sg·Loc·] ありつつあるにおいて(於存在的過程之中)，存在する時(繼續存在時)・imasmim sati idam hoti これあるとき，これ(彼)あり，當這個繼續存在的時候)
3. 「Andhakārena onaddhā, padīpam na gavesatha」。《法句經註》解說：「此句是一個疑問句」。主詞是「tumhe 你們」(第二人稱複數，省略)，動詞為「gavesatha 尋求」(第二人稱複數未來式，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動詞為 gavesati)，「na gavesatha」為「未尋求、不尋求」，受詞為「padīpam 燈」。最前面兩字「Andhakārena onaddhā」為「被黑暗遮蔽」。這一句為「當被黑暗遮蔽(時)，你們怎不去尋找燈？」。

從以上可以比較研究各本近代翻譯的不同體例。

四、結合偈頌比較研究進行古譯偈頌的校勘

利用「漢、巴《法句經》偈頌比較研究」，不僅可以更貼切地理解漢譯偈頌的「本意」，還可以校勘古譯偈頌的字句。例如上述巴利《法句經》146 頌，其對應漢譯佛經版本之偈頌為：

《法句經》〈19 老耗品〉(註 12) 第 1 頌：

何喜？何笑？命常熾然，
深弊幽冥，如不求錠。(註 13)

此偈頌有幾個異讀：1. 「命」字，「宋、元、明藏」作「念」字。2. 「弊」字，「宋、元、明藏」作「蔽」字。3. 「如不」二字，「明藏」作「不如」二字。4. 「錠」字，「宋、元、明藏」作「定」字。

《出曜經》與《法句譬喻經》的類似偈頌如下：

《出曜經》卷 1 〈1 無常品〉第 4 頌：
何慧何笑，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而不求錠？(註 14)

《法句譬喻經》卷 3 〈19 喻老耄品〉第 1 頌：

何喜何笑？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不如求定。(註 15)

上述《法句經》偈頌的「命」字，在「宋、元、明藏」的《法句譬喻經》與《出



曜經》一致作「念」字；《磧砂藏》的《法句經》（註 16）與敦煌寫卷「P.2381」也作「念」字。似乎即是作「念」字，與上述巴利《法句經》146 頌的用字“sati”呼應，但是如將此字當作「sati 具念、念」則是誤解。“sati”這個字譯為「位於生命的、在眾生之中的」。（註 17）

除了從偈頌的句意判斷以外，也可以從梵文《優陀那品》的對應偈頌得到佐證。凡是巴利偈頌「sati 念」的字義，在《優陀那品》對應偈頌的用字都為「smṛti 念」，而非「sati」；這可以從以下偈頌理解其用字的對應關係。

巴利《法句經》293 頌：

Yesañca susamāradhā, niccaṃ kāyagatā
sati,
Akiccaṃ te na sevanti, kicca sātaccakārino;
Sātaṇaṃ sampajānānaṃ, atthaṃ gacchanti
āsavā.

諾曼博士（K. R. Norman, 1925-2020）的英譯為：

But those whose mindfulness of the body is
constantly fully undertaken,
they do not practise what is not to be done,
persevering at what is to be done.

Of those who are mindful and knowing the
āsavas come to an end.（註 18）

筆者漢譯為：

那些善精進者，那些持續修身念處者，
他們不斷地作該作的事，不親近不該作

的事，

正知正念者的漏止息。

《優陀那品》的對應偈頌為 Uv 4.20：

yeṣāṃ tu susamārabdhā
nityaṃ kāyagatā smṛtiḥ /
akṛtyaṃ te na kurvanti
kṛtye sātatyakāriṇaḥ /
smṛtānāṃ sampajānānāṃ
astaṃ gacchanti āsraṇāḥ //

從《優陀那品》第十五品〈smṛti 念品〉對應的巴利偈頌，可以找到更多類似的例子。

回到巴利《法句經》146 頌的討論，梵文《優陀那品》的對應偈頌為〈1 無常品〉第 4 頌（Uv 1.4），可以見到對應的用字是“sati”而非「smṛti 念」：

ko nu harṣaḥ ka ānanda evaṃ prajvalite sati |
andhakāraṃ praviṣṭāḥ stha pradīpaṃ na
gaveṣatha || (Uv 1.4)

安德森（Dines Andersen, 1861-1940）在 1901 年出版的 *A Pāli Glossary: Pāli Reader and of the Dhammapada. Vol. II* 有 sat 與 sati 詞條，載明 sat 有一詞義為「being (atthi) 萬有、存在」，而“sati”為“sat”的處格。（註 19）

因為梵文「念」為「smṛti」，如果此處是譯自與梵文《優陀那品》相近的文本，譯者應該不至於將「sati」當成「念」。因此，「念常熾然」的譯語很有可能是譯自巴利文本而誤解了「sati」的本意。



從「尼柯耶/阿含」的經典來看，經文有「一切熾然」、「世間熾然」的內容，卻無「念常熾然」的教導。（註 20）查閱《高麗大藏經》，此句作「命常熾然」（註 21），反而是較接近偈頌本意的用字。這有兩種可能：一是抄寫訛誤，將「念」字誤抄成「命」字；二是有人蓄意將誤譯的「念」字，訂正為「命」字。筆者以為，因抄寫訛誤而將不當的翻譯改作正確或貼切的用字，這樣的機率非常低。（註 22）

關於漢譯本第三句「深弊幽冥」的「弊」字，「宋、元、明藏」作「蔽」字；由於巴利偈頌的用字是「Andhakārena onaddhā（被黑暗遮蔽）」，因此較有可能是「蔽」字。

第四句「如不求錠」，「明藏」作「不如求定」，「宋、元藏」作「如不求定」，「如不」意即「而不」；第四字「錠」為古「燈」字，不應作「定」字。

五、結語

諾曼博士於 1994 年與封興伯（Oskar von Hinüber, 1939-）合作巴利《法句經》的英譯一書；（註 23）1997 年，諾曼博士又單獨翻譯了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法的語言：法句經），並且增加許多注釋；（註 24）三年後，此書再發行訂正版；（註 25）這三本書都是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 PTS）所出

版。這不厭其煩地重複翻譯、訂正的過程，不僅顯示巴利文獻泰斗與卓越語言學者諾曼博士於此書的殫精竭力，也彰顯巴利聖典協會對此書的重視。

諾曼博士在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一書中的〈前言〉說：

據說，當布臘夫被要求替巴利聖典協會進行巴利《法句經》的新譯本時，他拒絕了，理由是：「那太難了！」相當遺憾地我必須說，他說得太正確了。我此書的注解透露出我有多少偈頌不是完全確定該偈頌的確實意義。（註 26）

筆者坦承，這 423 首偈頌當中，確實有些偈頌並未確知其意義與句型結構；以個人的學習程度，應該也是不足以勝任此一艱鉅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在佛光山上，方廣錫老師與我提到一件文獻學的專案時說：「這事，聰明人不肯做，不伶俐漢做不來。」以此為鑑，筆者雖然算不上一個「伶俐漢」，但是一直期待有人訂正出一版精確的《法句經》偈頌句型分析，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此一成果能作為諸山長老與學界先進訂正或探討的平臺。

【附註】

註 1：雖然漢譯對應文獻如 T210《法句經》、T211《法句譬喻經》、T212《出曜經》和 T213《法集要頌經》的題目都帶有「經」字，但是巴利語、犍陀羅語、梵語文獻僅稱為「法句」或「優陀那品」，其文獻題名並未出現與“sutta”或“sutra”相當的字。

註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佛去世後大德法救。展轉得聞隨順纂集制立品名。謂集無



常頌立為無常品。乃至集梵志頌立為梵志品。」(CBETA, T27, no.1545, p.1b18-20)《阿毘曇毘婆沙論》卷1:「如法句經,世尊於處處方邑,為眾生故種種演說。尊者達摩多羅,於佛滅後種種說中,無常義者立無常品,乃至梵志義者立梵志品。」(CBETA, T28, no.1546, p.1c21-24)《鞞婆沙論》卷1:「彼尊者曇摩多羅,於過去佛法中願智觀一向略,若說無常偈立無常品,至說梵志立梵志品。」(CBETA, T28, no.1547, p.416b18-20)《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1分別界品〉:「猶如大德法救所集無常品等鄔陀南頌,毘婆沙師傳說如此。」(CBETA, T29, no.1558, p.1b26-27)此為《俱舍論》引述《毘婆沙論》;《大智度論》卷33〈1序品〉:「又如佛涅槃後,諸弟子抄集要偈,諸無常偈等作無常品,乃至婆羅門偈等作婆羅門品,亦名優陀那。」(CBETA, T25, no.1509, p.307b1-3) Franz Bernhard, *Udānavarga*, (Sanskrit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54), (Göttingen, Germany: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

註3:這些訛變或失誤,可以參考 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1997)與蘇錦坤〈《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法鼓佛學學報》,19期,2016年12月,頁93-158)。

註4:筆者翻譯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Transmitted texts are inevitably exposed to corruption; and it is certain, on first principles, that errors must have intruded into the Canon between the date of the redaction in Pali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mentaries. ...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two versions, however, enables us to see behind the Pali, and to re-establish the pre-Pali verse with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e Uv. version, unfortunately not available in Sanskrit, is especially valuable, since

it shows up the crucial difficulty from which the corruptions appear to have started.” (Delhi,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62, pp.180 line 34-37, line 43-181 line 2). 筆者按語:實際上,諾曼與喜光比丘(Ānandajoti Bhikkhu)指出,犍陀羅語《法句經》第15頌與巴利《法句經》第390頌,對應梵文《優陀那品》33.75頌,而非布臘夫指稱的33.87頌。可見 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1997, p.156 note 390)及喜光比丘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26-Brahmana.htm>。

註5:辛島靜志;徐文堪譯,〈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漢語史研究集刊》,10輯(2007年9月),頁293。

註6:Bhikku Kuala Lumpur(法光法師)著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書中翻譯了T210《法句經》,雖然提及對應偈頌,但是只翻譯了其中的二十六品,亦未著重在對應偈頌的比較研究。(Sri Lanka: The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1995)請參考蘇錦坤,〈《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正觀》,87期(2018年12月25日),頁89-161。

註7:例如呂澂主張:「藉此品次分析,……復可判定其學說系統出自化地末宗無疑。」(〈法句經講要〉,《呂澂大師講解經論》,新北:大千,2012,頁104-105)水野弘元雖未明確指稱T210《法句經》隸屬任何部派,但是認為「最初譯出500偈本(巴利系)的《法句經》,……後來得到900偈(《優陀那(自說)品》)的梵本……」(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臺北:法鼓文化,2003,頁35)。但這些尚無法當作定論。

註8:印順導師,〈法句序〉,《妙雲集·下編之十:



- 華雨香雲》，（臺北：正聞出版社，1982），頁216。
- 註9：例如元亨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26冊有巴利《法句經》的漢譯（CBETA, N26, no.9, pp.13-55），與黃寶生著《巴漢對勘《法句經》》（中國上海：中西書局，2015）等等。請參考府城佛學網「法句經多譯本對讀（段層次）Dhammapada (Dhp.)」收錄了多本巴利《法句經》的漢譯與英譯（<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
- 註10：廖文燦譯註，《巴利語法句譯註》，（嘉義縣：法雨道場，2006）。
- 註11：廖文燦：「正在存在者 sati 存在（單處格，ppr.）。（Nārada 譯：when the world）」（《巴利語法句譯註》，嘉義縣：法雨道場，2006，頁97註1。）
- 註12：本則判讀受到周一良〈跋敦煌寫本《法句經》及《法句譬喻經》殘卷三種〉一文的啟發。（《周一良全集·第三冊：佛教史與敦煌學》，中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280-285）《法句經》〈19老耗品〉，「宋、元、明版藏經」作「老老品」（CBETA, T04, no.210, p.565b24）。
- 註13：《法句經》，CBETA, T04, no.210, p.565b27-28。Dharmajo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第1頌直接將「命」譯作「life」，並未討論「sati」的字義。（Sri Lanka: The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1995, p.166.）
- 註14：《出曜經》，CBETA, T04, no.212, p.611c10-11。
- 註15：《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211, p.592c7-8。
- 註16：《磧砂藏》第28冊，頁431上欄。
- 註17：諾曼博士英譯為：“146. What is this laughter, why is there joy when (the world) is constantly burning. When bound by darkness do you not seek a lamp?” 且主張 sati 為「locative 處格」：“Although I translate *pajjalite sati* as though it were a locative absolut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 presume that *pajjalite* is a past participle used as a noun ‘burning’ …”(雖然我將 *pajjalite sati* 當作「位格獨立詞」而將其理解為「世間」，我假設 *pajjalite* 這個過去分詞應該是當作名詞「燃燒」使用……)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1997, pp.22, 98 note 146.) Nārada 的英譯為：“146. What is laughter, what is joy, when the world is ever burning? Shrouded by darkness, do you not seek a light?”（淨海法師中譯；那羅陀英譯，《真理的語言：法句經》，臺北：正聞出版社，1983，頁18。）
- 註18：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1997), p. 43. 邱大剛將無著比丘文中引用的巴利《法句經》293頌譯為：「總是善於修習念身的人們，不做不該做的事，堅持該做的事，正念、正知，他們諸漏永盡。」（無著比丘 (Bhikkhu Anālayo)；邱大剛譯，〈探討四念住的研究與修行〉，《福嚴佛學研究》，11期，2016年6月，頁19）無著比丘引此偈頌來總結他的論文〈探討四念住的研究與修行〉，也是將「kāyagatā」解釋作「修習念身」（修習身念住）。
- 註19：Dines Andersen, *A Pāli Glossary: Pāli Reader and of the Dharmapada. vol. II*, (1901), pp.253 right column line 8-9, 254 left column line 7. 筆者手上這本是1979年的印度重印本。
- 註20：《雜阿含經·196經》：「一切熾然、一切燒」，（CBETA, T02, no.99, p.50b12-13）。《別譯雜阿含經·87經》：「佛告婆羅門：『世間熾然。何謂熾然？謂老病死。……』」，（CBETA, T02, no.100, p.403c17-18）。
- 註21：《金版高麗大藏經》，（中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



- 註 22：關於後人對初期的譯本，進行了未具名的訂正，因此而產生版本之間的「異讀」，辛島靜志曾發表論文討論此一現象。詳見筆者已經通過審核而等待排版發表的〈反思辛島靜志〈說一切有部法義「纂入」法藏部《長阿含經》的漢譯《十上經》〉一文的論點〉。
- 註 23：O. von Hinüber, and K. R. Norman, *Dhammapada*, (London, UK: PTS, 1994).
- 註 24：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1997).
- 註 25：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2000).
- 註 26：Norman: “John Brough is reported as saying, when asked if he would produc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Dhammapada for the PTS, that he could not, because ‘it was too difficult’. I regret to say that I must agree with him. My notes reveal how often I was quite unsure about the meaning of a verse.”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UK: PTS, 1997, pp.vii-viii.)

參考書目

一、經典與字典

- Pali Tipitaka 巴利三藏，CSCD 網路版，<https://tipitaka.sutta.org/>。
-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2016。
- 水野弘元著，《增補改訂パーリ語辭典》，增補改訂版，東京：春秋社，2005。
- 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25.

二、中文、日文著作

- 了參法師譯，《南傳法句經》，臺北：向覺雜誌社，1995。
- 淨海法師中譯；那羅陀 (Thera Nārada) 英譯，《真理的語言：法句經》，臺北：正聞出版社，1983。
- 淨海法師譯，《真理的語言：法句經》，美國：德

- 州佛教會玉佛寺，2000。
- 辛島靜志著；裘雲青，吳蔚琳譯，《佛典語言及傳承》，中國上海：中西書局，2016。
- 蘇錦坤，〈《法句經》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福嚴佛學研究》，9 期 (2014 年 4 月)，頁 23-48。
- 蘇錦坤，〈〈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 期 (2014 年 9 月 25 日)，頁 77-132。
- 蘇錦坤，〈《法句經》「三言」偈頌的標點與試譯〉，《正觀》，72 期 (2015 年 3 月 25 日)，頁 39-88。
- 蘇錦坤，〈《出曜經》研究〉，《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2 期 (2015 年)，頁 65-175。
- 蘇錦坤，〈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10 期 (2015 年 4 月)，頁 19-39。
- 蘇錦坤，〈《法句經》的翻譯議題與重譯偈頌〉，《吳越佛教》第 10 卷，(中國北京：人民，2015)，頁 48-67。
- 蘇錦坤，〈《法集要頌經》(T213) 的翻譯議題〉，《正觀》，79 期 (2016 年 12 月 25 日)，頁 99-171。
- 蘇錦坤，〈漢、巴《法句經》對應偈頌的相互詮釋〉，《福嚴佛學研究》，13 期 (2018 年 9 月)，頁 25-64。
- 蘇錦坤，〈《法句經》(T210) 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正觀》，87 期 (2018 年 12 月 25 日)，頁 89-161。
- 蘇錦坤，〈《法句經》(T210) 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法鼓佛學學報》，24 期 (2019 年)，頁 1-59。
- 蘇錦坤，〈《法集要頌經》之校對研究〉，《福嚴佛學研究》，14 期 (2019 年 9 月)，頁 1-41。
- 蘇錦坤，《《法句經》(Dhammapada) 白話文版 (含巴利文法分析)》，自費出版，2021。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aka/dhammapada/dhp-Ken-Yifertw-Su/dhp-Ken-Y-Su/>)
- 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 (一)》，臺北：法鼓文化，2003。

三、網路資源

-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lesson/pali/reading/gatha1.htm>。



蘇錦坤，「Correspondence Tables of Chinese Verses among T210, T212 and T213 (《法句經》、《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梵文《法句經》〈1 無常品〉與漢譯《法句經》對照表，<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5/01/t2131.html>；「梵文與漢譯《法句經》偈頌對照表」33: Brāhmanavarga 婆羅門品，https://www.academia.edu/11006030/33_Br%C4%81hma%E1%B9%87avarga_%E6%A2%B5%E6%96%87_%E6%B3%95%E5%8F%A5%E7%B6%93_33_%E5%A9%86%E7%BE%85%E9%96%80%E5%93%81_%E5%B0%8D%E7%85%A7%E8%A1%A8_v_10。

蘇錦坤，「Correspondence Tables of Chinese Verses among T210, T212 and T213 (《法句經》、《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法句經》〈1 無常品〉 (T04.559a)，<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2/10/t210-chapter-1-t04558a1.html>；「《法句經》偈頌對照表」〈1 無常品〉對照表，https://www.academia.edu/39836606/T210_%E6%B3%95%E5%8F%A5%E7%B6%93_1_%E7%84%A1%E5%B8%B8%E5%93%81_%E5%B0%8D%E7%85%A7%E8%A1%A8_v_9。

蘇錦坤，「Correspondence Tables of Chinese Verses among T210, T212 and T213 (《法句經》、《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Pali Dhammapada 1 Yamaka Vagga (1-20) 巴利《法句經》〈1 雙品〉，<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2/11/pali-dhammapada-1-yamaka-vagga-1-20-1.html>；「巴利《法句經》偈頌對照表」巴利《法句經》(Dhammapada)〈1Yamaka 雙品〉1-20 頌，https://www.academia.edu/34862645/Pali_%E6%B3%95%E5%8F%A5%E7%B6%931_%E9%9B%99%E5%93%81_%E5%B0%8D%E7%85%A7%E8%A1%A8_v_7。

喜光比丘 (Ānandajoti Bhikkhu)，“Ancient Buddhist Text”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26-Brahmana.htm>。

